

南越國番禺城析論

陳澤泓

廣州市地方志辦公室

廣州古稱番禺城。番禺古城的歷史，至少可以上推至秦末的任囂城，不久即由於趙佗創立南越國在此建都而得到擴建。所謂「任囂城」、「趙佗城」等稱法，應是後人的稱謂，而「番禺」一名則見之於漢代的文獻。1986年廣州市政府為開展城慶活動，確定廣州建城時間，即自秦城始。歷史文獻資料缺乏番禺古城的原始記述，張榮芳、黃淼章所著《南越國史》也未涉及這方面的論述。儘管近三十年來對南越國在廣州地區的宮苑、城關、陵墓的考古發現有很大的收穫，但南越國番禺城的基本狀況仍然不甚了了。本文通過對史料的分析，結合考古發現，對南越國番禺城的規模及佈局情況試作析論，擬從這一角度對南越國文明作一了解。

南越國番禺城「城周十里」相關文獻記載

西漢之初，番禺已是全國聞名的都會，《史記·貨殖列傳》云：「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漢書·地理志下》也有「〔粵地〕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的記載。¹ 這處記述為不少論者所徵引，但在徵引時，有將此處的都會加上一個「大」字成為大都會，² 甚至說漢武帝派使者下南洋之後，番禺「成為世界聞名的商業大都會」，³ 未免言過其實。《史記》、《漢書》中所指的「都

¹ 《史記》，《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一二九〈貨殖列傳〉，頁356；《漢書》，《二十五史》本，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頁524。

² 鄧端本、章深《廣州外貿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稱《史記》「列舉全國有19個商業性的大都會，番禺是其中的一個」（頁10）。

³ 楊萬秀、鍾卓安（主編）：《廣州簡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46。

會」，只是物產的集散地或具有某一特產的商貿發達的城市，並未涉及城市規模的記述。聯繫到《淮南子》所說的秦始皇發兵嶺南動機是「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那麼，在秦平南越之前，南越的這些特產已相當有名氣，集散地很可能就是番禺。從秦軍出兵時已有「一軍處番禺之都」，⁴ 秦推行郡縣制的嶺南首郡南海郡治所設在番禺，以及趙佗建南越國以番禺為都，可以得到印證。

秦番禺城範圍有多大，未見宋以前的史料有明確記載。南宋方信儒《南海百詠·任囂城詩序》謂：「《番禺雜誌》云，在今城東二百步，小城也。」《番禺雜誌》是北宋鄭熊所撰，對任囂城小到多小，沒說。所以方信儒的〈任囂城〉詩有「今日朝臺猶百尺，荒城不記舊規模」句。⁵

關於南越國番禺城，宋代《太平寰宇記》有「按其城周十里，初尉佗築之，后為鷲修之，晚為黃巢所焚」的說法。⁶ 此時已是距西漢千年之後的追述，未可盡信。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舊圖經：「廣州州城始築自越人公師隅，號曰『南武』。……又相傳南海人高固為楚威王相時，有五羊銜穀萃於楚亭，遂增築南武城，周十里，號五羊城。及趙佗代囂，益廣囂所築城，亦在今治東，今謂之『趙佗城』。」⁷ 這一舊圖經今已失傳。已知舊圖經有《廣東路圖經》、《廣州圖經》、《廣州新圖經》、《南海圖經》。這些圖經都是宋代所編撰，其對秦漢時期乃至先秦的番禺城記述的準確性就很難保證。顧祖禹所引的舊圖經記述顯然有不少是傳說的成份。值得注意的是，所說建於先秦的番禺城前身的南武城，就已是城周十里，趙佗接替任囂之後益廣築之。

現存志書中，城周十里說法最早的記載見於明嘉靖四十年（1561）黃佐修《廣東通志》：「廣州城，始築自越人公師隅，號曰『南武』。後任囂、趙佗增築之。在郡東，周十里。」「先是，粵王子孫臣服於楚，踰嶺而南，止於斯，開楚庭，曰『南武』。威王時，有五羊銜穀之祥。佗因築五羊城，周南海郡，凡十里」。⁸ 「周南海郡」當為環繞南海郡署之意。早於黃志的明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修的《廣東通志稿》記載是：「廣州城，始築自任囂，後尉佗復增築之。在郡東十里。」不同之處，一是廣州府城池始築自秦將任囂，不是先秦的公師隅；二是只說明其方位在郡東十里，不提城周十

⁴ 《淮南子》，《百子全書》本（長沙：岳麓書社，1993年），卷一八〈人間訓〉，頁2975。

⁵ 方信儒：《南海百詠》，清光緒八年（1882）學海堂重刻本，〈任囂城〉，頁二。

⁶ 《太平寰宇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卷一五七〈嶺南道一·廣州府·廣州城〉，頁464。

⁷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卷一〇一〈廣東二·廣州府·廣州城〉，頁656。

⁸ 黃佐：《廣東通志》，明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卷一五〈輿地志三·城池〉，頁一；卷二八〈政事志一·公署上〉，頁一至二。

里。二志對廣州城始建的記述，應各有所本。關於廣州城池始築的記載，戴志全書始終是清晰一致的，在「古蹟」中列有廣州府「任囂城」、「趙佗城」條目。⁹黃志則有不清晰之處。公師隅這個人物，不見於戴志，出現於黃志所載「越人聘魏」事：「《竹書紀年》：『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¹⁰但黃佐《廣州人物傳》並未列公師隅傳。

趙佗城是番禺城的宮城

不管文獻說法如何不一，秦及南越國番禺城的存在，已經得到考古發現的確鑿印證。廣州西村石頭崗一號秦墓出土的漆盒蓋烙印「蕃禺」二字，¹¹象崗南越王墓出土銅鼎蓋上刻有「蕃禺 少內」字樣及鼎器上刻有「蕃」字，¹²中山四路南越國御苑水池壁上石刻「蕃」字，¹³南越國宮苑出土的南越簡文中有「蕃池」、「宮」、「苑」等稱謂，都無可爭辯地證明了秦、南越國時期番禺城的存在。

經過幾十年來不斷的考古發掘，考古人員對南越國番禺城的範圍逐步明確，能夠相當具體地指出其四至。二十多年前，麥英豪提出，南越國番禺城的「南垣大約在上述造船工廠遺址（指今中山四路段）之南約 300 米，即廣州第一工人文化宮大禮堂東側；西垣大約在上述造船工廠遺址的西邊；北垣與宋代子城的北界相近，約當今東風路以南；東垣宋時的鹽倉，約今之舊倉巷處。連接四邊城垣，平面略近方形，周長約 5 公里」。¹⁴黎顯衡提出，「越佗城的位置在今廣州市中山四路與中山五路之間，東起舊倉巷，西迄吉祥路之東，南臨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北至越華路之南側」。¹⁵曾昭璇提出：「番禺城南臨珠江，東西為文溪東支和西支所經。」「東支文溪沿今登峰路、大塘街、長塘街到思賢街（即鹽司街），為古文溪東支所經，由小北門南下（今小北花園），經中山四路。西支文溪由大北街過省政府、中山紀念堂南面轉入

⁹ 戴璟：《廣東通志稿》，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卷四〈城池附·廣州府〉，頁一九；卷五〈古蹟·廣州府〉，頁三二。

¹⁰ 黃佐：《廣東通志》，卷三〈事紀一〉，頁一五。

¹¹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廣州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下冊，圖版四五·3。

¹²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下冊，圖版一七七（CLXX7）。

¹³ 廣州市文化局（編）：《廣州文化保護工作五年》（廣州：廣州出版社，2001年），頁13。

¹⁴ 麥英豪：〈廣州城始建年代及其它〉，載《中國考古學年會第五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79-91。近年隨著新的發現，此說已有修改。

¹⁵ 黎顯衡：〈關於趙佗城問題之探討〉，載廣東省文管會：《廣東文物·千年特刊》（2000年），頁55。

華甯里、黃泥巷、過七塊石、九曜池出濠。文溪古河池是天然水道，其東即為禹山，廣州百貨公司地基即為紅砂岩層鑿平禹山之處，當為番禺西界。番禺城北界為越華路，路南地勢高低起伏達 2~4 米，高岸挺直，上即為官衙區，如藩署等（今兒童公園、城隍廟、財政廳等所在）。¹⁶ 陳柏堅、黃啟臣提出，擴建的趙佗「新城的四至是：北到今越華路，南到西湖路，西到教育路，東到倉邊路，周十里」。¹⁷ 上述四說大同小異，所說範圍四至，東西面大致相同，南北面有出入，南面出入較大，但整個範圍都是很有限的，基本拘於「周十里」的說法。

關於趙佗城北垣，黎說認為其位置在越華路之南的原因，是因為漢時，越華路之北至越秀山下為一片窪地，趙佗城不可能築於越秀山與越華路之北的窪地上。在越華路東端與倉邊路交界處，發現了宋城遺址。麥說只提及其北垣與宋代子城北界相近，約當今東風路以南，但並未指出具體界線。越華路在東風路以南約 200 米。麥、黎兩說或可相容。這還涉及到可作為趙佗城北界參數的宋代子城北界具體在甚麼地方的問題。曾昭璇指出，「又《輿地紀勝》〈廣南東路〉條稱：『斗南樓在子城上』，……郭棐《廣東通志》稱：『斗南樓在府治後城上』，即今越華路中段（舊司後街），是為子城後界。今越華路南仍有高起直線形城基地形保存，其南即為子城歷代官衙所在（越王宮廢址亦在），高出越華路 3 米上下。據《永樂大典》廣州府境之圖，仍繪為城濠所經。可見越華路北低地，為廣州北郊。樓稱『斗南』即『北斗之南』之意，亦合城正北建樓之意，有『北倚越臺』之稱，為 1101 年建。」「越華路北至越秀山為一低地」。宋北城池濠亦開於此，說明宋城北界不過此低地。這一情況，見於入元之宋末人陳大震《南海志》的記載。¹⁸

關於越佗城南垣，黎說認為其南臨中山路，而麥說則認為再往南約 300 米。黎說的理由是中山路南未發現有西漢文化遺跡，還論證了趙佗城南廓之不可能在文明路。不過，2000 年在西湖路與惠福東路之間、大佛寺的西面發掘出一處木構水閘遺跡。水閘自北向南，呈「八」字形敞開，開口寬 5 米，南北長 35 米，規模相當宏大。這裏是二千年前珠江的北岸線，開閘時，自北向南排水入珠江，閘板落下，可防江潮倒灌。水閘層位出土有南越國「萬歲」瓦當，與南越國御苑遺物相同。在水閘南邊，發現了可能是東漢時期的城牆基址。¹⁹ 南越國水關的發現，是南越國都城的番禺城南城牆已到了當時的珠江邊的實證，而這一位置正在麥說的趙佗城南垣水平線上，與曾說的「番禺城南臨珠江」，陳、黃說的「南到西湖路」吻合。

¹⁶ 曾昭璇、曾憲珊：〈南越國都番禺城的城市結構〉，載中國古都學會、太原市人民政府、太原師範學院（編）：《中國古都研究》（第二十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306。

¹⁷ 陳柏堅、黃啟臣：《廣州外貿史》（廣州：廣州出版社，1995 年），上冊，頁 39。

¹⁸ 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1 年），頁 277，278。

¹⁹ 《廣州文物保護工作五年》，頁 30。

綜上所述，南越國趙佗城的位置，應當是北至越華路，南至惠福路，東至舊倉巷西側的城隍廟，西至吉祥路東側，略呈正方形。

在這個接近正方形的趙佗城內居住甚麼人，城內的建築是甚麼功能、甚麼樣子，通過考古的發現，揭開這個歷史之謎似乎不成問題了。南越王「宮署遺址」正居於這個方形的中心。遺址的北面，直到今廣州大廈之南，應該還是宮殿區；西面，至少現在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北京路以西一帶還是王宮，新大新百貨商店工地就發現了南越國時期大型鋪地磚砌的地面；東面，南越國宮苑的水池遺址離舊倉巷也只有約 100 米。可以推斷，這個周長十里的「趙佗城」，基本上是一座宮城。

過去的論斷之所以將南越國番禺城的範圍認定為「周長十里」，除了局限於對文獻的片面理解之外，還在於對番禺城地理形勢以及考古狀況的分析。例如，麥英豪、黎金認為：「廣州市中心地區的地形，北為越秀山所阻，南有珠江河之隔，成一東西狹長地帶。在這裏若以今北京路以東，倉邊路以西為中心，就目前所知，西漢早期墓的分佈在這個中心地區西邊最近點是解放北路廣東迎賓館，東邊是烈士陵園的紅花崗，東西相距約 2 公里。這個中心區應即漢初的番禺城所在，其最近的紅花崗和解放北路作為葬地，在當日應是附郭之野。上述的中心區就是北宋初年的子城——廣州城所在。後來，在子城東增築東城，發現了一座土城，據說是趙佗的故城，周回十里，似較可信。」²⁰

我曾經對趙佗城的一些現象疑惑不解，主要思考的有以下問題：

一是趙佗城與《史記》、《漢書》中所記載的同時代都會相比為何面積懸殊。據發掘考證，《史記·貨殖列傳》中同列為都會的燕下都、齊臨淄、趙邯鄲等戰國故城，其遺址面積分別為 32、21、21 平方公里，番禺城面積卻還不到 2 平方公里。

二是南越國仿秦漢禮制，仿長安建宮，仿西漢設官，趙佗城如何能容納得下。從南越王墓出土的「長樂宮器」陶文、「長秋居室」、「秦官」等封泥以及建築瓦材判斷，番禺城內的宮室佈局很可能是模仿漢長安都城建制。秦漢都城及宮室形制尚大，南越國當受其影響，從已發掘的南越王國宮苑一處蓄水池的面積就有 4,000 多平方米可證。南越國官制亦仿西漢，在中央設有丞相、內史、御史、中尉、太傅以及其餘文武百官。那麼，番禺城如果只有 2 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如何安得下文武百官（他們應該也有辦公及安置家屬之府邸）以及滿足王室及中央政權的供給及各種服務需求的子民。

三是南越王宮苑的建築材料表明南越國具有不低的建設能力，為何都城如此狹小。趙佗城的建築構件宏大，例如在南越王宮遺址出土有 0.95 米見方、厚 0.15 米的鋪地磚，其巨大堪稱「中國第一大磚」，有國內罕見的陶空心踏步，有用於宮殿轉角基台處的斜面印花磚，還有專用於砌井圈的弧形小磚，說明南越國的製磚技術已達

²⁰ 麥英豪、黎金：〈漢代的番禺——廣州秦漢考古舉要〉，載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廣州文物考古集：廣州考古五十年文選》（廣州：廣州出版社，2003 年），頁 37。

到相當的水準。僅陶制瓦當「尺幅變化就有數十種形式，表明建築群分別有大小不等的宮殿、廊道、門闕，有著統一的、清一色的外表裝飾」。秦漢時期，我國的建築陶釉技術還處於初始階段，而「南越國宮署遺址建築材料以厚重、尺幅大和較早使用釉面材料讓人們驚歎，在遠離中原地區南夷之地，有如此高超的工藝技術給人一種震撼力」。²¹ 既然南越國具有如此先進的建築材料生產水準，持續近一個世紀的國都的規模還會那麼狹小嗎？

四是數目龐大的軍人、民戶在趙佗城何以安身？秦平嶺南，在嶺南原住民的聚居地建立的為數不多的政治中心，實際上更是軍事中心，那麼，嶺南首郡南海郡治番禺，後來又成為南越國統治中心的番禺城，原有那麼多居民又住到哪兒去了？進軍嶺南的秦軍人數甚眾，《淮南子》所說的五十萬大軍之數固然不可盡信，但數以萬計之軍駐防在首都還是必要的，這麼多的軍人又居住於何處？供應駐軍日常必需，又要有多少民工、民戶住在這裏？戰國齊都臨淄，城中七萬戶，總人口當在三十萬以上，南越國都番禺城的人口也當在十萬以上。這些人又怎能擠進這座 2 平方公里的趙佗城呢？

問題出在，「周十里」的趙佗城與番禺城不是一回事。誠然，趙佗城的範圍很可能就是宋代子城的範圍，但是，宋代的廣州城是一個州城，而南越國的番禺城是一個國都，雖然趙佗城的城址沒有變化，與宋代子城相比範圍也沒有變化，居民的成份卻是改變了，城區的功能改變了，因此，原先的番禺城並沒有局限在宋代子城的範圍之內。事實上，方圓十里的趙佗城，只能是南越國都城的宮城。考古發現證明，在南越王宮所在的趙佗城外圍，存在著一個更大的番禺城。

廣州一帶在先秦是特大型聚居地

平南越秦軍選擇番禺為嶺南政治、軍事統治中心，趙佗選擇番禺為南越國建都之地，除了地理形勢的原因，更主要應是這裏原先就是一個人口密集的聚居地。趙善德分析秦漢時期古遺址及其附近的文化遺存，「認為今廣東地區在秦漢時期大致有四個大的聚落群落。它們是：①以今廣州為中心的北部珠江三角洲聚落群；②以今韶關市區為中心的騎田嶺、大庾嶺南麓聚落群；③以今徐聞縣南部為重心的西南沿海聚落群；④以今高州縣南部為重心的『南路』聚落群」。「不可否認，在形成四大聚落群落的同時，番禺（今廣州）已成為秦漢時期南海、合浦等郡這個『地域體系整體』的中心地」。²²

²¹ 胡建：〈南越國陶質建築材料的地域特徵〉，《中國文物報》2006 年 11 月 10 日，第七版。

²² 趙善德：〈廣東秦朝前後古遺址分佈的比較研究〉，《歷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 年第 2 期，頁 46。

考古發現證明，在廣州一帶及周圍，在秦平南越之前，從新石器時代到先秦的春秋戰國時期，都有許多先民在此聚居活動並留下了不少遺跡。僅以近年的發現為例證：

在南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於 2000 年在南沙區東南鹿頸村發掘遺址面積約一萬平方米，年代為距今三千多年，發現兩座相當中原商時期的墓葬，將其中一副人骨架還原了廣州「南沙人」。隨葬有四件陶器，還發現灰坑、灰溝、活動面等遺跡。從地理環境及出土和生產工具來看，當時的人們主要從事漁獵和採集活動，兼有簡單的農業經濟。²³

在西面，佛山西樵山發現有新石器時期距今 6,300 年左右的數以萬計的細石器和距今 5,230 年左右的數以千計的雙肩石器。其成品流播達到西江流域和珠江口一帶，說明了這一帶居民中存在著交換方式。²⁴ 在佛山河宕發現有距今 4,000 年的貝丘遺址。其經濟生活方式以捕撈、漁獵為主。²⁵

在北部，發現有新市葵涌貝丘遺址。

在東北部，龍洞飛鵝嶺發現新石器晚期距今 2,200 至 4,000 年的山崗遺址。其下限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²⁶ 在蘿崗、長汧等地以及龍洞出土有 3,500 年前的新石器雙肩石鏃。從製作形態上看，在龍洞出土的石鏃應屬於西樵山石器的類系，²⁷ 說明當時珠江三角洲地區之間的交流。1999 年 11 月至 2000 年 3 月，在今蘿崗區的蘿崗村馬窿和龜崗、火村小塹錐林崗和蘿南文牆下崗進行了調查、勘探和發掘，勘探面積 101,956 平方米，發掘 7,660 平方米，發現先秦至明清時期的遺跡和遺物。先秦文化層堆積發現陶窯、灰坑、柱洞等，出土遺物非常豐富，包括陶器、石器。先秦墓為甕棺二次葬。發掘情況表明，蘿崗一帶是南越國以前先民重要的聚居地點。²⁸ 2000 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增城石灘鎮圍嶺南坡，發掘 850 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時代末期向青銅文化過渡時期的灰坑（從柱洞分佈排列看有三座以上房子）、灶坑、水溝等遺跡和十座東漢墓葬。出土物中的陶器佔多數，還有石器、骨器。史前遺存分屬於兩個不同時期，早期相當於嶺南新石器末期向青銅文化的過渡階段，後期相當於

²³ 《廣州文物保護工作五年》，頁 45。

²⁴ 曾騏、李松生：〈1986~1987 年西樵山考古的新收穫〉，《中山大學學報》1988 年第 3 期，頁 75-79。

²⁵ 楊式挺：〈談談佛山河宕遺址的重要發現〉，載所著《嶺南文物考古論集》（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8 年），頁 6-18。

²⁶ 李始文：〈廣州東郊飛鵝嶺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試掘報告〉，《中山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59 年第 4 期，頁 147-65。

²⁷ 〈「石斧」真是 3500 年前新石器〉，《廣州日報》，2003 年 8 月 30 日。

²⁸ 《廣州文物保護工作五年》，頁 64。

中原的春秋時期。²⁹2000年，廣州北二環高速公路22標段，發現兩座先秦窯址，距今3,000至2,500年，該地段還發現唐代魂瓶、南朝墓及宋代磚窯。這次發現，充分證明了這一地帶在先秦即為人們居住之地。³⁰2003年在蘿崗勒竹村園崗發現一座以石塊築壁的越人墓，該墓三壁以石壘築，北壁設木質檔板，底部鋪小石仔，木棺和隨葬物置碎石仔上。出土三十餘件具有典型特徵的越式陶器，推斷其年代為戰國晚期到秦漢之際，是已發現的嶺南最早石槨墓。³¹2005年底至2006年1月在省道S119線荔城至新塘段改擴工程沙窖段發現有先秦遺址以及漢代土坑墓、磚室墓。³²

以上情況說明，今廣州境內南至南沙，東至增城延至東莞，北至蘿崗，西延至佛山的西樵山、河宕，如此廣袤的地域，在先秦時期都是先民聚居地。

南越國番禺城佈局及建築

作為政治中心的都城建設有一定的規制，從春秋到明清，各朝的都城都有城郭之制。「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³³所謂「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宮城築有城牆、城門，外郭不一定築有郭牆。直至南北朝時的南朝建康（今南京），外郭還是竹籬，郭門稱為籬門。「都城建設的特點是一切為封建統治服務，一切圍繞皇帝和皇權而展開。在建設程式上也是先宮城、皇城，然後才是都城和外郭城；在佈局上，宮城居於首要位置，其次是各種政權職能機構和王府、大臣府邸以及相應的市政建設，最後才是一般庶民住處及手工業、商業地段。自漢至清，歷代都城莫不如此」。³⁴秦漢時期，處於都城發展的初級階段，城市的總體佈局還比較自由，形式多樣。據考古發現結果分析，從先秦到秦漢時期，都城的佈局其實是因地制宜，尚未形成〈考工記〉所記述的理想規制。但是，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城市居民佈局的一些規律，「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³⁵作為漢都長安的佈局，對臣服於漢的南越國還是有很大影響的，這從南越國遺址出土的陶印文宮號可以得到印證。

番禺城成為南越國都城，內城即宮城，在任囂城的基礎上改建為現在所認定的「趙佗城」。廣州市政府劃定的南越國宮署遺址核心保護區的範圍為：東起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城隍廟和長勝里以西；南至中山四路規劃路北邊線；西至北京路東邊線；

²⁹ 同上注，頁59。

³⁰ 〈廣州首次發現先秦窯址〉，《廣州日報》，2000年1月14日。

³¹ 〈嶺南最早石槨墓出土〉，《羊城晚報》，2003年11月16日。

³² 〈增城挖路挖出先秦遺址〉，《廣州日報》，2006年4月19日。

³³ 《管子》，《百子全書》本（長沙：岳麓書社，1993年），卷一八〈度地第五十七〉，頁1387。

³⁴ 潘谷西（主編）：《中國建築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4年第五版），頁53。

³⁵ 《管子》，卷七〈大匡第十八〉，頁1312。

北至梯雲里、兒童公園後牆和廣東省財政廳以南地段，總面積為 48,870 平方米。發現的南越國遺址由已發現的南越王宮和御園兩部份組成。據考古發掘和鑽探資料推測，整個遺址的面積約有 15 萬平方米。現在發掘出來的只是南越王宮殿中編號為一號宮殿（面積近 600 平方米）以及另一座可能稱為「華音宮」的宮殿，並有一個規模不小的苑囿的一部份，南越國的宮城建築應該遠遠大於這個範圍。周長十里的「趙佗城」，基本上是一座宮城，宮城外還有宮殿，史傳王子趙建德的府宅就建在城外西北的今光孝寺址。宮城的輪廓基本上是正方形，在宮城以外，還有外郭，或稱外城，外郭只能因地制宜，造成了城外官民居住狀態的複雜性。百官辦公的衙署當在此宮城之外。作為都城的番禺城，從當時的都城形制及軍事需要，應該還是有必要的城廓設施的。由於番禺城外廓廣闊，廣州地區地形複雜，水道交錯，因此，是設藩籬為界，還是只在要害之地設立關卡，尚未得到考古證據，未可定論，但其範圍及分區情況還是可以作一個初步推論。

南越國時期番禺城的功能分區情況至今並不明朗，隨著考古發現的擴大，情況顯得更加複雜。在「趙佗城」以外的地方，發現有西漢時期居民活動遺址。由於城區建設相當頻繁，難以留下住宅遺跡，發現較多的是水井，還有就是墓葬。過去只是簡單地劃分為沒有人居住的墓葬區，事實上並不如此，考古發現墓葬與水井混雜，而位於今廣東迎賓館的任囂墓，³⁶ 更是在相傳趙建德府邸之附近，說明人居與墓葬並未嚴格分開。在燕下都戰國故城內城西北角就發現有許多大的墓葬群，可作為佐證。³⁷ 秦都咸陽的城北宮殿區附近，有鑄鐵、冶銅的作坊和陶窖等遺址，說明當時為宮廷服務的官府手工業作坊也在城內或近城，這種做法在春秋戰國時期相當普遍。³⁸ 南越王墓出土大量具有本地特點的青銅器、精美的玉器、越式鐵鼎、陶器，反映出南越國官營作坊已能製造技藝複雜高超的王室器物。漢長安城東北就是手工業作坊所在地，南越國王室、貴族、官員和軍隊所需的手工業品作坊，也有可能是在番禺城附近乃至城內。

以廣州城區東部和東北部為例，長時間以來認為這一地帶是南越國番禺城的墓葬區。今大東門越秀北路往東，烈士陵園、淘金坑、黃花崗、動物園等地都屬於丘陵地貌，離宮城城區不遠，佔據著山坡居高臨下的位置。因古城往南隔著珠江，往西又較少崗地，古墓葬自然選擇以東部、東北部為墓葬區，故在廣州流傳「生在廣州，葬在東山」的謠諺。在東山一帶，多年來不斷發現有西漢南越國時期墓葬，特別

³⁶ 民國時汪兆鏞於其地得秦瓦，有「高樂」、「郎」、「園」、「殿」等字樣，經考證為囂廟及墓瓦，後由廣東省教育廳長黃麟書撰碑以記其事。參羅鎮邦：〈任囂墓碑簡介〉，《嶺南文史》1990 年第 1 期，頁 63。

³⁷ 董鑑泓（主編）：《中國城市建設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9 年第二版），頁 14。

³⁸ 同上注，頁 21。

是發現了形制特殊、規模較大的墓葬，反映了南越國的社會狀況，也反映了番禺城居民的身份和生前活動狀況。1916年在龜崗發現南越黃楊木棺槨大墓；上世紀三十年代在西村發現當時疑為趙嬰齊墓的南越國時期大型木槨墓；1997年在東山農林上路發掘出南越國貴族墓葬大型木槨墓，墓室全長 12.5 米，寬 6.2 米，是廣州繼象崗山南越王墓及鳳凰崗木槨墓之後發現的第三座大型西漢墓。出土隨葬品有漆器、木器、竹器、陶器、玉器等 430 餘件(套)。其中，由車俑、船俑、牛俑、馬俑和人俑組成的出行儀式，饗客的場面，炊具、倉廩的木製模型，為我們提供了南越國番禺城中，除了王室之外還存在貴族的生活空間的資訊。³⁹2000年，配合恆福路銀行療養院建設工程，發掘墓葬十一座，其中西漢土坑木槨墓三座，二號墓出土青銅器、玻璃器及陶器隨葬共 117 件，是近年來出土墓葬隨葬品較多及種類較豐富的一座墓葬。⁴⁰2000年底至 2001年 6月，太和崗路基建工地發掘古墓二十一座，其中西漢土坑墓六座，隨墓有銅、陶器，隨葬器物底下鋪小石，是典型的早期越人墓。⁴¹2004年，在東山口一處工地發現一座南越國時期「人」字結構槨室墓。這種類型的大墓目前全國僅發現三處(另外兩處是浙江紹興越國國王勾踐之父允常之墓及福建武夷山古漢城閩越王之墓)，可惜墓已被盜空。但在緊貼槨底板上留下一件可復原的甲冑。此墓墓室長約 15.5 米，寬 9 米，墓坑面積足足有 130 平方米，比西漢南越王墓還要大 30 平方米。⁴²2006年在恆福路銀行療養院建設工地發現西漢中晚期大型木槨墓，出土青銅器多達 54 件。⁴³1997年在農林上路發現的木槨墓。還有數量眾多的中小型墓，可以證明，這一帶是南越國番禺城的墓葬區。

但是，這並不等於這一區域在南越國時期甚至更早時間沒有人聚居活動，在東部就存在手工作坊生產區。南越國王宮建設，需要大量的建築材料。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廣九鐵路興工，在廣州東山龜崗翻土修築路基，南海人潘六如在此檢拾殘瓦之多，以致「屋小幾不容」。⁴⁴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南越國宮署的發掘中，「清理出一批有戳印或拍印文字的陶器和瓦件殘片。這批新出土的陶器和瓦件殘片，無論是器件的形制、紋飾，抑或所印文字的內容、字體的風格等，與一百年前出土的瓦片，基本上相一致，甚至還見到同一個印模的證據。這表明從南越國早期開始，廣州東山的龜崗一帶是當年專門生產建築材料的基地。而中山四路一帶的南越國宮

³⁹ 《廣州文物保護工作五年》，頁 109。

⁴⁰ 同上注，頁 138。

⁴¹ 同上注，頁 182。

⁴² 〈嶺南首座人字頂漢墓出土〉，《羊城晚報》，2004年 7月 4日。

⁴³ 〈恆福路工地五年挖出古墓 49 座〉，《羊城晚報》，2006年 11月 3日。

⁴⁴ 潘六如(撰)、石茗(整理)：〈南越瓦文稿·拾瓦行〉，載林雅杰、陳偉武、亞興(編)：《南越陶文錄》(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頁 168。

苑，其所用的瓦件是由廣州東山的瓦窯燒制的」。⁴⁵2006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中山一路與署前路交匯處基建工地清理出西漢至明代的三十八口水井，說明這裏一直是居民聚居地。西漢古井中出土一塊三重菱格紋方磚，與南越王宮出土方磚幾乎一模一樣，同井還出土了一塊雕刻極為精緻的粗繩紋井圈磚。「近年來，東山不斷發現歷代水井，其中以西漢南越國時期的數量較多，說明廣州城的東郊在南越國時期就已經有較大規模的聚落。井中不時發現磚和瓦等建築構件，與中山四路南越宮署遺址的相同，但這一帶基本沒有發現建築基址等遺跡。東山還有瓦窯街等地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東山就曾發現不少南越瓦片。聯繫到農林上路曾發現過瓦片堆積坑，出土大量板瓦和筒瓦，最近，又在中山二路某工地發掘的一口出土秦『半兩』銅錢的水井裏發現菌形陶拍，推斷這些水井和磚瓦可能與南越窯場有一定的關係」。⁴⁶

再看看趙佗城城外的其他幾個方位的情況。

河南居民區。南越國水關的發現，證明了南越國番禺城河北城區瀕臨的珠江北岸線以及城中排水系統達到這裏。在河南，也發現了南越國遺跡。2007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寶崗大道、同福中路交界處工地發掘出南越國時期的灰溝、灰坑等遺跡，溝底堆積物多是陶器，出土有「半兩」銅錢和銅箭頭，還發現了指甲蓋大小的紡輪，並清理出西漢至宋代水井二十眼。這意味著，從南越國時期河南就有人定居、勞作、繁衍。專家認為，「西漢南越國時期『河南』就已經是適宜人類居住的好地方」。⁴⁷如前所述，往南至南沙都有先民的聚居遺跡。

北部居民區。從廣州地區數千年的地理自然環境變化分析，先民居住區是自北部向南發展的。北部在今龍洞的華南植物園內飛鵝嶺大面積的新石器時代聚居點的發現，到增城、蘿崗一帶大面積先秦遺址的發現，說明秦之前這裏已是人口眾多的聚居地。秦平南越，建立政權必須有當地居民作為統治的對象。北部仍應是居民區，這一帶的古代遺跡一直到宋明，可為實證。由於地理條件，在城北部，有水質甚好的越王井，宋代《太平寰宇記》就已有此井「是趙佗所鑿」的記載。⁴⁸

西部商住區。在吉祥路以西的中山五路，為配合地鐵二號線公園前站建築工程，1999年發掘200平方米，發現有西漢水井二口，分別用陶圈和木圈砌築井口。⁴⁹1983年在西村發現南越國大型木槨墓，墓坑長13米，寬6米。此墓曾被盜掘，劫後尚餘精美玉飾，可推斷為南越國三主趙嬰齊墓。⁵⁰番禺城西部固然是臨河

⁴⁵ 同上注，〈前言〉。

⁴⁶ 〈廣州市東山口發掘西漢至明代水井〉，《中國文物報》，2006年10月4日。

⁴⁷ 〈廣州先民兩千年前已往「河南」？〉，《南方日報》，2007年2月14日。

⁴⁸ 《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七〈嶺南道一·廣州府·廣州城〉，頁465。

⁴⁹ 《廣州文物保護工作五年》，頁74。

⁵⁰ 麥英豪：〈象崗南越王墓反映的諸問題〉，《嶺南文史》第10輯（1987年），頁20。

沼澤低地，不利於城市建築，但也有倚借珠江河汊交錯的交通便利、農作物豐富的優處。據傳陸賈登陸駐節的泥城，是番禺最早見於史書記載的碼頭，就在今西村發電廠一帶，至趙佗城尚有數里之遙。泥城與趙佗城之間，有任囂墓址（據傳墓上作廟祀）在今廣東迎賓館，說明了當時墓葬未必是居住區之周圍標誌。西部城區有墓葬，有接待貴賓的地點，有王府，情況較為複雜。這一帶發現的墓葬不多，級別甚高，居民應該是貴族、富商。番禺城西部交通便利，極有可能是商業繁華的地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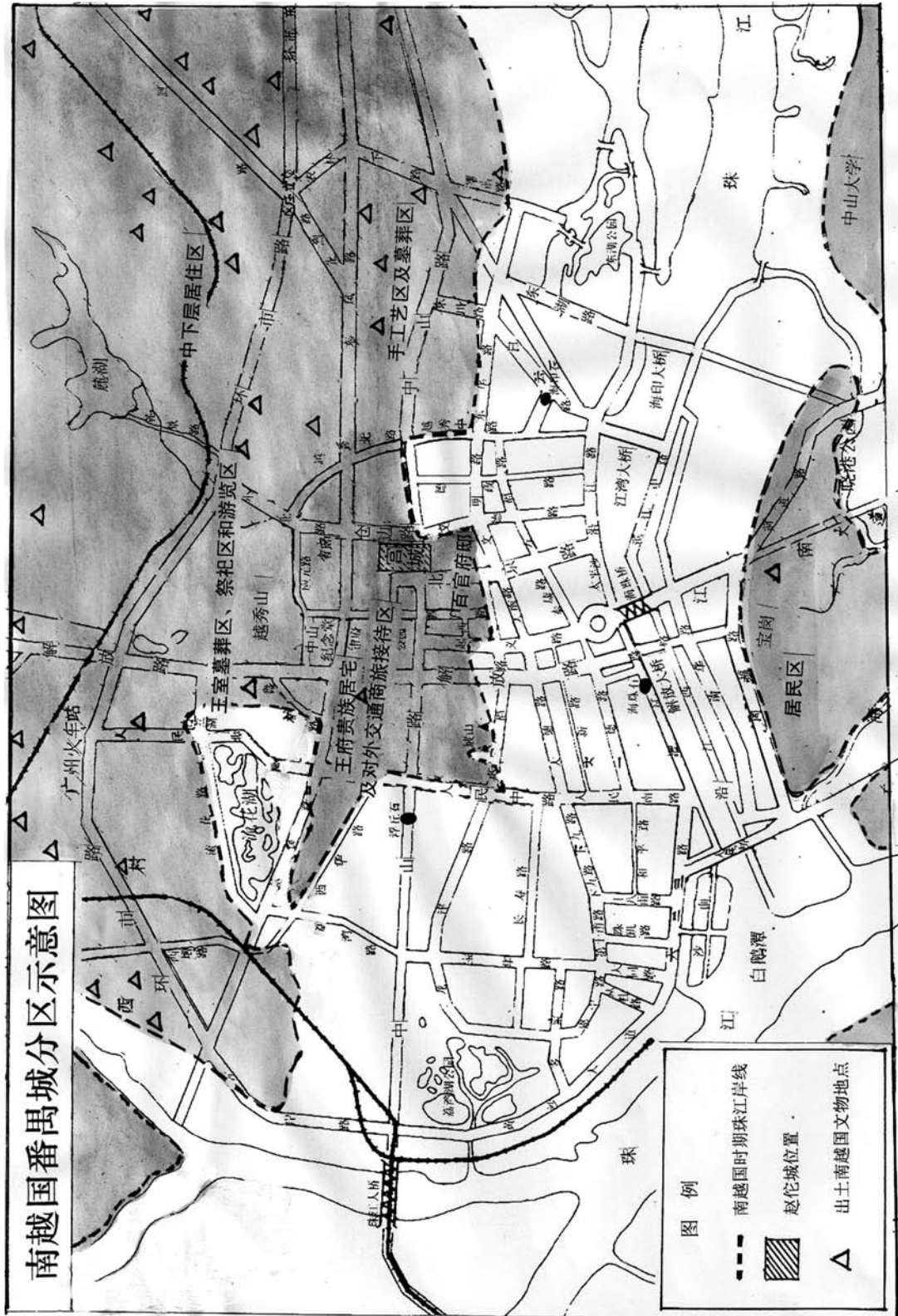
西北部王陵區與祭祀、遊覽區。越秀山一帶，除了已發現的南越王墓，還有南越王趙佗四臺中，向北登臺行禮的朝漢臺、日常遊樂的越王臺，說明這一帶是南越王的王陵區、祭祀區、遊覽區。在這一方向，同樣有南越國番禺城居民墓葬。1982年在三元里柳園崗一次發掘四十三座南越國時期墓，大多數為木槨墓，少數為土坑墓，出土器物的陶器有列印「居室」、「臣辛」陶文，表明這批墓主是中下層官吏。⁵¹

餘 論

先秦時期，以番禺為中心地的珠江三角洲至環珠江口，分佈著許多甚具規模的居民聚落，很可能是古國。在番禺城一帶，北至增城，南至今南沙，西至佛山河宕、西樵山，東至東莞村頭，在廣袤的範圍內有相當多人聚居，因此使番禺城成為入粵秦軍首選的首郡郡治之地。

南越國番禺城首先是嶺南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然後才是商業和手工業集中的區域經濟中心。內城為宮城，宮城中有宏大的宮苑和宮殿群。宮城以外，在城東及城東北為手工藝區及墓葬區，城西為王府、貴族居宅及對外交通商旅接待區，城北為中下層居住區，城西北為王室墓葬區、祭祀區和遊覽區，有著名的朝漢臺和越王臺。宮城以南至珠江邊是百官府邸，珠江以南仍是居民區。總之南越國番禺城周長遠不止十里，周長十里指的是越佗所建的位於番禺城中心區的近於正方形的宮城，史稱「趙佗城」。番禺城是一個大面積的城市，具有政治、軍事中心及商業、手工業等功能的都會，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都會。以上只是初步的論證，拋磚引玉，至於番禺城的準確範圍及功能區佈局，尚待專家進一步論證。

⁵¹ 黃焱章：〈廣州瑤台柳園崗西漢墓群發掘紀要〉，載《穗港漢墓出土文物》（廣州：廣州博物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3年），頁248-51。



A Study of the Panyu City of the Nanyue Kingdom

(A Summary)

Chen Zehong

Drawing on historical sources and archaeological finds, this essay presents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size and layout of the Panyu city of the Nanyue kingdom founded by Zhao Tuo during the early Han dynasty. It shows that the ten-square *li* Zhao Tuo *cheng* was only the palace city of the Panyu city, capital of the Nanyue kingdom. As state capital, Panyu city commanded vibrant political, military, commercial, and handicraft production functions. Inside the palace city was a grandiose group of palaces, halls, and parks; outside the city, in the eastern and northeastern corners of the Panyu city were areas of handicraft production and burial grounds.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city saw the residential quarters of the princes, members of the aristocracy, and quarters for external contacts and reception of traders and visitors.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city was the residential area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whereas the northwestern section was the burial ground of the royal family, the site of religious worships and sacrifices and resort area.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the city to the bank of the Pearl River was the administrative quarters of the officials, whereas the area south of the River was also the living quarters of the residents.

關鍵詞：趙佗城 番禺城 南越國 珠江考古發現

Keywords: Zhao Tuo *cheng*, Panyu city, Nanyue Kingdom, Pearl River archaeological finds